



坝上物语

(组诗)

□北 野

塞罕坝干季

那一年，塞罕坝草原大旱
六月，滴雨未落
风沙埋住了，四百里村庄
羊群弱不禁风，它们站在山岗上
无力地啃着地皮

牧羊人背着铁锅，在避风的地方，一个人煮盐
地窝子里钻出来的猎人
有狐狸的警觉，也有土拨鼠的黄疸

一个蒙古族驯鹰人，坐在悬崖上
他的猎鹰，替他逡巡着
整个塞罕坝大草原
如同死寂的世界，除了风声
连一片羽毛也找不到

在白茫茫的戈壁上
骆驼刨开芨芨草根部的水源
它坚持着活下去，凭一副瘦骨架
慢慢走回人间

漫天黄沙

漫天飞舞的黄沙
是眯眼、硌牙、堵路、埋人的沙
母亲被纱巾勒得咳嗽不止
父亲的羊群摔下了山崖
衰老的背脊。倒塌的墙
古老的石屋，残缺的墓碑
我紧紧抱住一缕风、和一百个
空空的摔跤手反复摔打
我矮小，你高大，你在半空里直起腰
故意用一块石头压住我
在春天的深渊里，我被捞起
推倒，叛逆的身子生出鳞片，凹陷
最后变成了绷直的旗子和铠甲
你用我值更，磨刀，打铁，杀人
刻成石像。然后，你看着我
哗啦一下变成了一盘散沙
城市陌生，烦恼，乡村喘息不定
哮喘的人夜夜叫喊，肺泡鼓得像灯笼，好像要把自己炸塌
泥皮墙一层层揭开
露出了另一个时代的尖刺，死与生
就是一层窗纸的距离
天堂沙沙响，地狱沙沙响
博物馆和烈士陵园也沙沙响
只有幼儿园传出的声音是稚嫩的
她们喉咙里堵着沙子
像胆小的天使一样喊喳喳
它们的到来一定是有密道的
我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已经变了——
“谷为阡满为陌，七沟八梁沟是壑”
半夜黄沙突然冲出屋脊，跳进旷野
但它的尾巴，还攥在我手里
别跟我说是人类的杰作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知道
沙走天，风走野，猛兽走心，火走铁
黄沙漫天，正是万物需要的凌厉
和它新生的孤独，翻过现实的岩浆
在幻觉中站起来
一座雷电骤至的灵魂加工厂
用风敲着我的头颅：沙沙，沙沙……

造林人

我用石头和土坯造出的地窖子
住满了多少忠贞的人
我用炊烟和火焰造出的云朵
托住了多少闪电和雷鸣
还有那些森林，它们出现在世界上，像被幸福的油漆匠粉刷一新的弟兄——造林人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身影
他们和她们
青春的面容，山南海北的口音
聚集在一起
就成了我家乡第一批创业者

燕山深处，流水如镜
百花盛开，每一个诞生的婴儿都可以叫共工和蚩尤也可以叫黄帝
他们仿佛在挥舞开山的斧头
擅长女红的母亲
日夜奔走在螺祖转世的路上
她们种花种草、生儿育女
她们缝缝补补，在半地下的草寮里露出了母亲温暖的眼神

燕山顺着它的秩序，一会变暖，一会变冷
只有幸福的人群，是不变的
他们为梦想所鼓舞
忍受着寒冬的风声；而此时每一座悬崖，都被神灵所嫉妒
直到它成为一个高高擎起的红日才获得了所有母亲的敬畏
一群洁白的女人，围绕着它
傲慢的肚腹鼓满了春风

此时我造出的溪水
正滔滔不绝，它日夜冲刷着一座山峰，冲刷着它
永远也不停歇的忠贞和头顶
这是我的塞罕坝，它向阳的一面
悬挂着整整三代造林人的命运

尚海林

王尚海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一棵树
一片海，一片巨大的波涛

他的身后，是无数的人
男男女女，年轻的身影
苍老的身影，他们在风雪中翻过一座山岗，他们在春风中喊出一群逝者的名字
许多树林和它的阴影
就在悬崖下聚成一团白云
聚成柳兰、桦树、榆树、柞树和落叶松……

白桦林是谦逊的，银杉树也是谦逊的，它们的沉思有粮仓的味道，但它们从不抽身离开，它们的故事，变形为黄金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
当它们重新出现的时候
万物已经被洗礼得面目一新
蛇蜕挂在风中，它绷紧的皮

正在松弛。我划开的溪流早已干涸，而流水的法则是找到牧群的嘴唇

现在，它又开始重新生出了新叶
翻滚的灿烂的叶片
肆意奔跑，我在内心藏着它们
想要一个个命名，但我幻觉丛生
大地从不肯放过的绿色
即使我捕捉到它们
又有谁会变成我的替身？

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呵
它要由多少重生的人群才能组成？

塞罕坝林海

白桦，红松，楸树
无法辨认的还有黄栌，刺槐和鹅掌木
它们在世界上成为海水
完全依赖了一种思想秩序

一座普通的墓碑形成高地
是茫茫林海中孤独的岛屿
有人死于寂寞，有人死于喧嚣
我们，却新生于创造和激情

割蜜的人都长寿，他们奔走在森林中心。游人愿意它是一片海面，而我愿意它是一间书房
一张纸，一支笔，一册无用之书
放在空荡荡的草地上
等待着一个洁白的知己

天堂高远，此时的牧群突然被倒置，虹霓有出其不意的美和回声
在它鲜艳的穹顶下
坝上用光，堆成山峦和大地
草原用幻觉，堆成飞翔的白云

我们为此生活着
我们为此，成为远处的涛声和闪烁的群峰

塞罕坝的花朵

石竹，红桐罗，金莲花，还有那些
远道而来的云朵，它们是我能看到的景色，而我无法看见的那些，它们都躲在远处
另有繁荣的景象
或者，被另外一些人看见
此时细雨还未过去，彩虹刚刚
抓牢大地上潮湿的屋顶
夕阳下的野罌粟，遥远甜蜜
像爱情中的迷雾，它紧挨着大地的腹部；小溪推动蜂箱向森林边沿上走
一只幼鹿挣脱脱衣，落在草地上
它的母亲乳房胀痛，正焦躁地站在周围；它身体里装着整个草原的光
整座渥尔的水和北方渐渐
红润的浆果。它等着自己的孩子
慢慢站起来，笨拙的母亲
幸福的母亲，正用嘴唇把自己
隔世的亲人，轻轻扶稳
此时百花摇荡，无数只手，正捧着一轮旭日，奔向越来越高的山顶

电力人接续奋斗 伴随塞罕坝成长

林场供电所。“8个月防火，4个月防汛。”供电所所长杨明爽介绍，山火、大风、雷电、积雪等都可能引发电力线路故障。塞罕坝上的所有输电线路都解掉了重合闸功能，就是为了避免重合闸时产生火花引发森林火灾。所以，每一次线路出现故障跳闸，队员们都赶到现场进行人工合闸。

从能够供、到用得上，再到用好电，几代电力人在塞罕坝精神的鼓舞下，忠于使命，艰苦创业，奋斗不止。目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供电辖区共有35千伏变电站两座、10千伏线路14条，输电线路总长度375.4千米，308台配电变压器总容量为55035千伏安，“手拉手”式供电方式确保塞罕坝用电无虞。

牢记使命，为民服务甘奉献

6月9日18时许，火情监测员赵福州站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天桥梁山顶的五层望海楼上用望远镜“扫描”四周，然后拿起电话报告：“天桥梁望海楼，平安。”这种报告，每隔15分钟一次。与以前不同的是，他现在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各种自动化红外监控设备传回的信息。

隆兴寺的雨

□贾小勇

雨水节气前后，总会落一场雨。雨很小，小到算不上一场雨，甚至就零零碎碎落下那么几滴。正是这小小的雨光临，北方的大地悄然间解冻了，草木慢慢复苏了，就是那南方的燕子也该做着迁飞的准备了。很小很小的落雨，令大自然的一切产生着精妙变化，我惊异这节气变化里深藏着某种神秘的不可更改的规律支配着我们的日子。虽然摸不到看不到它的任何痕迹，却是无处不在。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隆兴寺处于正定城内的繁华之地，它就是这座城市的客厅，宽敞幽静，优雅怡人。在历经千年风雨之后，愈加宁静深邃，莫测高深。当历史隐去众多无从把握的情节之后，眼前似乎就只剩朦朦的一帘暮雨，这就使寺院充满了无尽的诗情画意，这就令我百读不厌，流连忘返。

雨中的寺院别有一番情致。仰望阴沉的天空，令人产生怀念一些什么的情绪，也像是厚重的历史背景，令人引发凝神思索的冲动。雨中的殿阁层次感更为清晰明朗，周正的结构朴实庄严，气势沉稳、底气十足，意蕴古雅中可感到它一路走来的迷人的历史气息。寺内楼阁殿顶建筑线条明快，飞檐伸张灵动，令人感到秩序中的美感；古雅、深邃、恬静。绵密的雨淅淅沥沥，面对着一座古建筑，就很容易想到历史的风雨，虽然我并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但这种感觉却紧紧围绕着我，思绪就很茫然。体会到寺内的雨和市井的雨的不同，懂得了环境对人的影响，这实在是生活中的一种哲学。

雨中的隆兴寺如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画。松柏掩映，几许空明，幽寂中超凡脱俗，殿阁层叠，苍茫辽阔，雄浑清新，远远望去，禅意几许。雨的爽冽，草木的幽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特有的馨香，若无平和安静的心，是难以捕捉到的。寺院的雨，清新怡人，轻盈细腻洗涤身心，顿感一身轻松，那些做不完的事，放不下的心，杂乱无章的心情被雨梳洗整理，在这一瞬间全无牵挂了。我突然想到韦庄的那句诗意盎然的话“画船听雨眠”，眼前尚无画船，这美不可言妙不能说的隆兴寺恰似漂流在岁月风雨里的一艘画船，阅遍了历史沧桑和人事变幻。雨中的隆兴寺令人回味无穷。

绿色的梦

□杨 勇

风儿掠过白桦林
白雪皑皑覆盖在塞罕坝上
不知不觉间感慨芳华匆匆
常忆起那是你我最美的初衷
茫茫荒原你在谁的歌声里
莽莽林海我依然等你归来

风儿掠过白桦林
白雪皑皑覆盖在塞罕坝上
塞罕坝上的风儿吹啊吹
风儿风儿吹进了我心扉
塞罕坝上的雪花飞呀飞
雪花雪花你又带走了谁

经历这风风雨雨我不怪你
我还是这样静静地爱着你
是你给我勇气你的爱我懂
忘不了那忧伤那无悔忠诚
情感与你植绿这荒芜
这一片绿色的梦绿色的天堂

路远茶香

□郭 梅



黔南道和山阴道上，总令人目不暇接，同时生发各种感慨，怪不得当年徐霞客在日记里那么喜欢用“云气”二字。车窗外，一会儿“云气氤氲”，一会儿“云气弥漫”，引得人痴痴凝望，仿佛身如闲云，意似野鹤，如诗，如梦，如幻，如仙……

梵净山上，一会儿“云气浓勃奔弛而来”，一会儿“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一会儿“云气充寒，两山漫不可见”。虽然错过了杜鹃烂漫姹紫枝头锦绣满山的季节，也没能遇到方便登顶的朗日晴天，但一路与既梵且净的云气相伴，不失为黔行的一大收获。

入黔时，徐霞客已入过中年。他15岁决意放弃科举，22岁开始用双足丈量中华锦绣山河，“达人所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当时，他早成为30年的行者了。不管身体如何疲累、条件如何艰苦，徐霞客始终坚持每天写日记，有时甚至等不及投宿安定，在途中“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据景直书，模范山水”。当然，现代人已无法企及徐霞客先生的明睿博识，更达不到他的细致勤勉。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黔行途中，烦请徐霞客先生时不时地指点一二吧。

徐霞客入黔，路线大致由南丹开始。历时51天，行程七八百公里，他所记录的贵州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许多载于地方史志，弥足珍贵。

比如下司古镇就是个奇特的例子。一个春日的夜晚，徐霞客“逾岭涉涧，越数村，夜行八里而抵下司”，走得又累又渴的他急欲投宿歇息，可惜，夜已深了，家家户户“俱闭户莫启”，他一家家地叩门求宿，很久才终于找到“一家启户人”，允许他进门席地而卧。随即又发现“卧地无草”“遍觅之，得薪一束，不饭而卧”。走了八里夜路后的大旅行家，在抵达下司的第一个晚上，是饿着肚子睡在柴草上的，或许，这段文字就是枵腹疾书而成。不过，这比之旅途中“无茅无饭而卧”的日子已经强多了。黔行期间，他甚至还曾遭窃，挑夫因此扔下他顾自走了，一个书生只好自己扛行李，甚至连衣食都没了着落。即便困顿如斯，他前行的决心也从未有半分的动摇。在负重而行的途中，他还有闲心时时注意云气的变化，并记录下来。

又逢一个春日，微雨，游人徜徉在下司古镇老街上，苗族女子纷纷穿上盛装，载歌载舞。古街的旁边，是清凌凌的清水江，还有横跨江面的一座廊桥，颇苍古。当年，徐霞客曾驻足于古桥之上或苗家戏台之下，看云气，看风景，也把自己变成风景；也许，他曾访问当地耆宿，与之说古论道，或是随便聊聊关于下司的那些人和事；也许，他曾久伫立在阳明书院里，用心触摸先哲王阳明在这里播洒的哲性光辉，细细体悟阳明先生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的灵光乍现……

王阳明与徐霞客，两位江南才子，均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相隔一个多世纪，在相同的朝代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曾位极人臣，一个则布衣终身；一个曾受廷杖谪边陲，一个则磨烂双足行走天下，他们曾孜孜矻矻用生命追求的，其实是相同的人生终极境界，也是每个中国读书人心向往之的至上之境。虽然，《徐霞客日记》并不曾对下司游踪有详细的记载，但两位哲人先后来到这黔东南的古镇，两颗文化巨星或曾隔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然后，王阳明先生继续他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学研究与实践，徐霞客先生则启程走向他的下一站：由上司至都匀。

归杭后，每日清晨，均以都匀毛尖，泡开清新的一天。袅袅茶香，当然能悟透山川古迹的深厚韵味了。

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创造出高寒荒漠生态建设史上的绿色奇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个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凝聚着三代造林人的忠诚和执着，也渗透着国家电网人近40年的坚守和奉献。

不畏艰苦，接续奋斗不停步

艰苦创业，是塞罕坝人奋斗的主旋律，也是塞罕坝几代电力人始终不变的传承。

1962年，第一代林场建设者来到塞罕坝，饥寒黑夜面，渴饮河沟水，顶风冒雪，垦荒植树。那时候没有电，夜晚陪伴着他们只有昏暗的马灯和烛火。

198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自筹资金，邀请围场供电公司帮助建设一条35千伏供电线路。那时候的林场工人用柴油机发电，每天用电时间仅有两个小时。“当时想得特别简单，就想帮助他们通上电，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今年82岁的王承琪是塞罕坝第一代电力建设者之一。退休20多年，他仍能回忆起那段艰苦创业却满腔热血的岁月。

1983年1月7日，这是施工队员们

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坝上已经零下30多摄氏度，几辆解放牌141大卡车是我们仅有的机械工具。人和物资一起挤进卡车上。车没顶子，大家就蜷缩着贴在一起，可刮起的白毛风还是可劲地吹在脸上和身上。”施工队员王建平回忆道，当时只有19岁的他和父亲王承琪一起上了坝。

冬季的塞罕坝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3摄氏度，“冷得可怕”，但电力事业却干得热火朝天。施工队员们晚上住“地窝子”，一天只吃两顿饭，吃早饭时天还没亮，吃晚饭时太阳早已落山。运电杆，卡车上不去，就人扛肩抬；立电杆，没有钻机，就使“摇把子”（自制人工挖掘机）一点点扳。

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1983年7月，从新拨送到林场的45千米35千伏电力线路终于穿越林海架通了。同年，坝上还建设起一座35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为1000千伏安，有3条10千伏出线。从此，塞罕坝结束了“无常电”的历史。

2010年，塞罕坝机械林场供电管理权移交至承德供电公司，线路改造升级同时开展。那一年，这里的变压器增容到了5000千伏安。

2014年，承德供电公司正式接管林场用电管理工作，并成立了塞罕坝机械

隔带等无法造林的空地，建设风电项目。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聚焦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立足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围绕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等八大领域，建设多要素齐全、多场景合一的塞罕坝生态能源和谐共赢示范区，着力打造电网发展升级的“绿色范式”、打造能源消费转型的“低碳范式”、打造全要素发力的“和合范式”，创建全绿电生产、全绿电乡村、全绿电旅游示范窗口，形成以电为中心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今年4月26日，220千伏塞罕坝变电站开工建设。这是国网冀北电力首座220千伏多站融合智慧变电站，包括220千伏出线5回、110千伏出线6回、10千伏出线24回。智慧变电站与智慧输电线路共同构成塞罕坝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塞罕坝生态能源和谐共赢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建成投产后，将大幅提高塞罕坝清洁能源的消纳及送出能力，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

绿色发展，红色传承。塞罕坝精神正激励着一代代电力人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践行服务绿色生态文明建设使命，输送清洁能源，续写绿色传奇。

(盖巧琳、郑伟清)